



当年明月

□张恩锋

叶往南走,脚下沙沙地响。节日放假没走的学生比较多,前面还有长长的排队打菜的同学,空气里油烟气混着蒸笼的水雾,玻璃窗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白,看不清里面的菜色。轮到我們时,只剩四样——炒青椒、西红柿鸡蛋、京酱肉丝,还有一大盆炖豆腐。我指着豆腐,又指了指那三样,大师傅手一抖,每样都给足了量,快餐盒满得几乎要溢出来。那豆腐后来我想念了多年,总觉得再没有哪一家的炖豆腐有那般好吃。

酒是李伟跑出去买的。他回来时拎着两瓶兰陵二曲,瓶身上贴着简单的蓝标签。“大曲贵,一块二。”他喘着气说,“二曲便宜,味儿也差不多。”孟庆生接过去,用牙咬开瓶盖,先闻了闻:“非常好,是正宗粮食味。”

宿舍只有一张有点断腿的桌子,饭菜摆在中间,月饼放在报纸上,桌子还稍微有点晃。洒倒进一个空快餐杯里,粮食发酵的香气很快充满了宿舍的每一个角落。按年龄顺序,从文峰最大,先喝。他端起快餐杯,小心地抿了一口,传给孟庆

生。孟庆生喝得急,呛了一下,脸唰地红了。李伟喝得斯文,像品茶。牟超接过去,只浅浅地沾了沾唇——他向来话少,喝酒也少。轮到我时,杯里的酒还剩大半。我仰起头,喉结上下滚着,等放下杯子,酒已下去一小半。孟庆生瞪着眼说:“你这是要我们舔杯底?”从文峰摇头晃脑,冒出一句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,只可惜我们这歌还没唱,酒快没了。

后来毕业,各奔东西。牟超回了黄河三角洲老家,现在是个小县城的政协主席了;孟庆生去教了高中,现在是语文教学名师;李伟考上研究生,后来出国,早就没了音讯;只有宿舍老大从文峰,在1997年深秋的一天夜晚,突发心梗,早早离开了。

又到中秋夜,想起大学时第一次在学校过的那个中秋节,忆起王建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的诗句,那秋思落在哪里呢?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只是看月亮的人,再不是当年的人了。月饼一直在,但是再也找不到当年一个月饼切四瓣分着吃的那个味道了。

月光下的惦念

□杨 莹

梢,我便拉着奶奶吵嚷着要出门。月光皎洁,慷慨地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那时奶奶拄着拐杖,慢慢地走在后面,掌心还托着一小块刚才没有吃完的月饼,嘴里念着: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,千里的脚步千日还。”幼时的我还听不懂这样的话,只依稀记得边疆的风吹得清凉,门口站着两棵大白杨,叶子在风的轻拂下簌簌作响,那半月饼最终还是落在我的舌尖。

高中时,中秋就变成电话线两端的牵挂。三百公里的距离和紧张的课业让团圆成了奢望。于是,高中三年的中秋夜,下晚自习后,奶奶总能踩着时间的鼓点,分秒不差,把惦念送到我的耳边。

那时候奶奶的耳朵已经渐渐听不清我的回答,却总能从风声里捕捉我衣着的单薄、情绪的起伏,“去姑姑家吃肉”成了她最执着的叮嘱。

我望着天上那轮明月,仿佛披着一件水银色的外衣,虽明亮却透着冷清。云朵

远远地避开,星子也躲得无影无踪,月亮肆意地将银光洒满大地,自己却显得格外孤寂。

如今,我身在两千里外的城市,中秋的仪式早已简化为一句奶奶常说的:“记得吃肉。”曾经珍贵的肉食早已成为日常,但奶奶依然固执地用这个符号来丈量寸寸惦念。

直到前几天我生日,再次接到奶奶的电话:“日子到了记得吃肉,把自己身体照顾好。”我才恍然明白——奶奶不是记得所有日子,只是记得与我有关的日子。

每逢月圆,现在的我,也总爱望着月亮。因为我知道,奶奶此刻也在看同一轮明月,我仿佛看见,奶奶坐在轮椅上,月光透过玻璃淌进来,在她变形的手指上镀了一层银辉,还泛着些细碎的光。耳边不禁响起幼时她教我的歌谣:“月亮升得再高,也高不过天;你走得多么远,也走不出我的思念。”

不论我走得多么远,永远也走不出奶奶用惦念编织的疆域。

又是一年中秋

□曹玉飞

的儿媳来吃一顿饭,并且还要准备一些礼品。比如端午节要准备鸡蛋、鸭蛋、粽子,外加一条毛巾,经济条件好的还买上一块布料;中秋节简单些,送上几块月饼即可,若买不起,自己做芝麻馅的糖饼也行……

领了父亲大人之命,加之又是自己的事,我当然不敢有丝毫怠慢,第二天早早地赶到了离家四里地的兴隆食品站门口。“莫道君行早,更有早行人”,食品站开票窗口前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,我急忙加入其中,因有两人收钱开票,不大一会儿就轮到我了,然后急忙转身挤到了肉摊前。

虽然那时经济困难,但中秋节是我们一年中除了春节外最重视的一个节日,月圆万家团圆,加之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经济,整条街上只有食品站一个肉摊,拥挤程度可想而知。我也无所畏惧,凭着年轻,很快就挤到摊前,一边摇晃着手中的票,一边大声呼喊:“余师傅,帮我打一下……”

余师傅是一位个头不高、下巴有一颗带毛黑痣的瘦瘦的小老头。我俩之前就认

读大学时,学校位于城区最北端,北墙外便是连绵的群山。连绵的九道山脊高低起伏,远远看去,像九条青灰色的脊背弓在那里。一场秋雨过后,学校后墙外的山谷被雨水洗涤,山影越发清晰,一层叠着一层。我忽然想起王维那句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秋色如此怡人,感觉我的心灵也被这般美好的景象给净化了。

中秋节,我们宿舍八个人,三个回家过节,剩下五个人在学校过节。牟超话比较少,是我们宿舍唯一的烟民,烟灰弹在空罐头瓶里,兑点水,说是怕起火。孟庆生翻着兜里的饭票,数了又数,说:“咱们凑钱买四个月饼吧。”从文峰却摇头:“五个人,四个饼,怎么分?”最后商量还是决定买四块,到时候一块切四瓣,分着吃。苏轼有句诗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馅”,我们买的是五仁月饼,青红丝馅,嚼起来倒更像是在啃一枚小小的、实心的月亮。

学校食堂中秋夜加菜。食堂在校园最西边,宿舍在最东边,走过去要穿过整个操场和教学区。我们五个人踩着操场上的落

78岁的奶奶似乎比我更懂得时间的刻度。每当月亮渐圆,她的电话一定会如期而至——就像这个中秋,奶奶的声音又一次跨越千里,轻轻叩响我记忆的深处。

小时候,每逢中秋,我们家最隆重的菜便是一只炖得软烂的大公鸡。因为在奶奶的印象里,重大节日必须要有肉。每当土鸡在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作响时,奶奶总会唤我过去尝第一口鲜。于是,我成为了家里第一个吃上肉的人。肉一端上桌,我最爱的鸡翅和鸡胗就没人和我抢,因为这份特权早已被奶奶用郑重的口吻写进家规。

我不仅吃肉,还早早惦记着那一盒甜甜的月饼,没等肉吃完,就忙不迭地拆开一盒,我刚拿起刀,就被奶奶一把夺去,嘴上嘟囔着:“你娃真胆大!”月饼被奶奶轻轻切开,酥皮簌簌落下。我赶忙拿起一块,喂进嘴里,再来一块……

没等夜色完全沉下,月亮就爬上了树

游状元桥感赋

破浪驾风游典海,后生乘舸傲飞翔。
悠扬清越沐春雨,卷气琳琅焕宝光。
嘉应知州兴教切,躬身儒化育才忙。
东山书院满庭香,文墨千秋岁月长。

□王万朝
(外一首)

咏东山书院

动,感慨良多。
秋之际,参加梅州·天长文化交流活
院,主持兴建了状元桥。值此丙午中
知州府衙旁的东山爰上创办了东山书
仪祖父)于清乾隆十一年(1746)在梅州
清代天长籍知州王者辅(系王贞

一半留给明天
一半送给晚风
剥开一块压出裂纹的月饼
他把车停在桥边

恰似远方家中,难以成全的团圆
桥下流水将月影揉碎又拼合

他正骑过一座冷清的桥
月亮升到中天

他低下头,绷紧后座的餐箱
窗内飘来碰杯的声响

他被信号灯拦在路口
一缕桂香漫过街巷

他的手机电量渐渐变黄
谁家餐桌螃蟹泛红

他骑着电瓶车,跑完一单又一单
月光铺成一张配送单

□李 娅

中秋配送



中秋节
我们的节日